



詩

十七之一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22





117  
166  
22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郤氏。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生民

首章十句。二章三句。八句。四章五句。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

毛詩疏

卷第十七

及古閣

補脫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云大雅







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  
 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  
 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  
 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  
 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  
 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  
 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稷之  
 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  
 順經而為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  
 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  
 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  
 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  
 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  
 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  
 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  
 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  
 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

母配高辛氏帝焉

**箋**

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

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

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傳**

禋敬弗去也

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

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

**箋**

云克能也弗

之言蔽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

下其一竹四



補脫以弗音拂去也注同去也起居反  
下同郊禘音梅下同祠于嗣絲反本  
亦作祠

拂

指

下其一作所字

禱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  
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禪音因嬪婢  
升反鞫音獨弓  
衣祓音弗又音廢下同齊側  
皆反本亦作齋篇未齊敬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  
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  
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  
播百穀以利民云帝上帝也敏扞也介左右也夙  
之言肅也祀郊禱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扞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

補脫育長張丈及下同扞也音母足大  
指介左右如字之處昌慮及復扶又  
反下故復同

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  
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  
慎反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厥初至后  
為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  
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禮  
敬能恭祀於郊禱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  
禮祀郊禱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  
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饗神既饗  
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  
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  
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  
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本其初  
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  
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閣



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  
 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  
 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  
 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  
 戒不復御餘同○**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  
 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  
 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成而異德故黃  
 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  
 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  
 生此高辛氏以高辛氏為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氏所興地  
 名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  
 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郟氏之女曰姜嫄而  
 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  
 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  
 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  
 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  
 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

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  
 待眾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  
 故不委任待眾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  
 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  
 崩之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  
 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惟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  
 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  
 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  
 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  
 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  
 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禘  
 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  
 之尊大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  
 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為始祖者以人之為人皆有始  
 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  
 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  
 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



以嫫配之故知有女名嫫婦人不以名行此嫫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嚳年又少於堯則姜嫫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嫫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嫫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嫫其德不回二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嫫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嫫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禋**禮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

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為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也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惟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燼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辯其本言煙燼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辯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曰禋若潔祀為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



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禮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禮祀以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禘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配之變祀言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宮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宮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帝以弓之鞬衣授

官下皆同

帶

配 必

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媒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禮祀上帝於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卵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以祀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禘之義又據

毛詩疏 卷一之六 郊古問



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冲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禘配此有吞醜之事，以爲禘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禘。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醜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蠱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禮祀上帝於郊，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禘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

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郊，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也。○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醜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帝，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於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



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後稷者，以其身為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糶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苗典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碁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闕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

云

謂

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夙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為震。為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

毛詩

卷二十一

及古閣



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水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高  
 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  
 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  
 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  
 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  
 為之故云是為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  
 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  
 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  
 云高辛氏帝嚳信先籍未覺其備隱是以敢問易毛  
 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欲歆  
 然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  
 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  
 非稷雅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  
 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傳誕大彌終達生也  
 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傳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

面疑而不  
末

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彌面  
 他未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  
支反達  
 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  
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  
 人道  
○拆勅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  
**以赫厥靈**  
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注同  
**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  
傳赫顯也不寧寧也  
 不康康也  
傳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  
 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  
 也  
傳誕彌至生子○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  
 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



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命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禋祀所安也由為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亂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亂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

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至言後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後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傳**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暮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墻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後稷之生能無拆墻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拆墻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墻之是墻為裂也拆墻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



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墮災害，不為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易，言之以為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為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

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胤，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姦淫而有此胤，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眾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謂娥簡吞訖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恠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訖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恠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稷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訖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嫫毘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

安

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後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大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王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王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



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  
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之所以喪滅誠如肅  
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  
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惑生  
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  
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  
短於為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  
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微祥古今  
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  
之旌褒姒之生由於玄龍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  
而謂自履其夫帝譽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  
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  
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譬  
崩之月而當疑為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  
為長羣賢以鄭為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  
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  
深旨按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  
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

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  
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  
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  
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  
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  
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蓋知此帝  
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  
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此之後世  
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尊不假堯  
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  
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  
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  
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  
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  
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  
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  
其釋經之辭遺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其寡居之說



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

去矣后稷呱矣

呱然而泣

於是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謂

顯

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

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

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

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

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

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

及古



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實覃實訐**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覃**長訐大略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訐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

況

菽

大

張

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

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

或作譚訐沉于反匍音滿又音符本亦作扶匍滿非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說文作嶷

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菽之荏菽荏菽旆旆天役穉穉**

**麻麥蒙蒙瓜瓞嗶嗶****荏**菽戎事也旆旆然長也役列

也穉穉苗好美也蒙蒙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

云菽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

言天性也○菽魚世反荏菽而甚反菽或作叔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滿貝反穉音遂蒙莫

孔反瓞田節反嗶布孔反徐○實覃至嗶嗶○毛以又薄孔反長如字又長丈反**爲**上既言收取后稷



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藟之者在菽也此在菽乃旃旃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穉穉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朦朦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啍啍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單實訐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訐然餘同○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訐大路大釋詁云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單實訐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取實之爲義不指覃訐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

覃訐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爲適又以上言呱呱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訐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訐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訐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於能就衆人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



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菽**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夾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後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菽之文爲下總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菽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穰穰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

有

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啍啍爲多實也定小味啍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按集注等並無此四字○**菽**樹云菽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傳** 相助也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

神助之力也○相息亮 **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反注同

**苞實種實**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邵

**家室** 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



雍

雍

種雜種也。稂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粟其實栗栗然。郃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稂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弗音拂。韓詩作拂。拂種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裴余秀反。穎管井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郃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為既言后在。京兆武功縣。稷為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為稷。

初

有

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穢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稂稂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分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郃就有郃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郃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勢則同。

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郃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弗曰至天命。正義曰弗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

毛詩疏

卷七之二

及左



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言植穉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衰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衰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荇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彙也秸又云穎則穎

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故知郃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郃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謂使郃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郃謂封爲郃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郃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郃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克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者繫本初



毛詩疏

卷之三

沈氏

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衰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粟粟止言粟粟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邵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美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邵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邵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邵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  
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秬一稗二米

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

之下嘉種

○秬音巨秬字鄙反亦黑黍也又字卑反徐芳婢反糜音門爾雅作疊同郭亡偉反

赤梁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釋芳

于反字書云麤糠也應應對之應為于偽反下天為

同**恒之秬秬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

**祀**

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云**任猶抱也肇郊

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

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也

○恒古鄧反本又作互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

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後稷善能於稼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  
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  
黍二米之秬維是赤苗之糜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  
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芑至熟則於是穫刈之  
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  
於是負檐之以此秬秬糜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  
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  
異餘同○傳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  
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  
文唯彼糜作薑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  
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二  
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  
是黑黍之中有一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其文  
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噎人注云  
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  
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  
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噎人之注必言  
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禘為重二米嘉異之物噎酒

云

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噎其實秬是大名故各釀  
為酒爾雅云秬一稗二米噎人注云一稱二米文不  
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稗亦皮也爾雅重言  
以曉人然則秬稗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稗  
為秬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薺今之赤梁粟芑今之  
白梁粟皆好穀也○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  
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闕  
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稷植稷菽麥所降  
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則是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  
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  
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  
稷闕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慎  
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  
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恠之事非所謂天  
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按集注及定本於  
此並無箋云○傳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抒作標

趣一作趨

兆

汰  
大

元彭母即為拋疏  
作既為是

言正

卷一之

泐古陽

廣多故以恆為徧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肇始釋  
詰文上言封之於邵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  
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任猶至之後○正  
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為擡○鄭以后稷二  
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  
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  
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  
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何或春或榆或皦或蹂釋之變變蒸之浮浮傳揄抒

曰也或皦糠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傳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

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抒出之皦之又潤溼之將復

春之趣於鑿也釋之蒸之以為酒及簋簋之實○春傷容

反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音弋紹反皦波我反蹂

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洩壽米聲也爾雅作溘音同

郭音騷丞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焯云丞也

抒食汝尺蒼頡篇云取出也糠音康字亦作康俗米

旁作康非浙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又反

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

也子沃反簋音甫簋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

烈傳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芟彌之日泣下來歲之戒

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

謀陳祭而下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藝

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

加于火曰烈傳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

毛詩疏

卷一之二十二

駁古閣



犯

下疏皆同

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都禮反字亦作牴。敝音未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載。字林同。父未反。燔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芟所銜反。殫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詛足須反。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載而祀天者將來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誕我至嗣歲。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

體

之或使人就白而扞之或使人黻揚其棟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漉漉然言趨疾又煇之於甌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爲祀載之祭其祭載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祀載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得豐年故也。鄭以舂榆齶蹂爲事之次蹂之言潤既齶去穢或復以水潤澤之將更舂以趨於鑿載謀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爲思又以興嗣歲爲興起新歲餘同。榆扞至浮氣。正義曰以榆文在舂下齶上既舂而未齶故知榆爲扞曰謂扞米以出曰。

毛詩疏

卷七十三

穀古閔



也。出曰則餼之。故或有餼陳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  
 亦為春而為之。喻餼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  
 以為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  
 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  
 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餼之下。黍之上。故知為漸  
 米也。說文云。漸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  
 謂泔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溼溼漸也。  
 焯焯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溼溼漸米聲。焯焯炊  
 之氣。溼溼與此不同。古今字。釋曰。溼溼漸米聲。焯焯炊  
 言溼溼聲。丞飯則有氣。故言焯焯。取爾雅之意。為  
 說也。○**蹂**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餼之  
 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溼。故云蹂  
 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  
 欲說之。故說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  
 注彼從可知。春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揄  
 出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  
 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

六斗春糲。一斗為糲。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春為  
 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餼。  
 始為糲米。又一溼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  
 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寤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  
 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  
 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  
 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  
 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  
 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  
 云。粢盛互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  
 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  
 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  
 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  
 敘事。率以其次。既餼稷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  
 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  
 次。箋義為長。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  
 ○**嘗**之至曰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  
 稼。皆春官肆師職之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

毛詩流

卷七之二十四

及古



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  
 秋彌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  
 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  
 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  
 以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彌主習  
 兵以戒不虞故彌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  
 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  
 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  
 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  
 嘗彌之下謂秋彌祭社也嘗在孟秋彌社俱在仲秋  
 取禽而後祭社故先彌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  
 因而問卜彌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  
 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口而  
 問之耳彌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  
 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以今秋祭社之  
 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  
 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  
 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

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  
 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  
 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  
 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藝蕭合馨香皆郊特  
 牲文彼唯馨作籒注云籒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特  
 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  
 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輶道之祭  
 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藝燒也  
 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  
 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  
 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  
 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  
 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粉牝  
 牝郭璞曰粉謂吳羊白羝者是亦以牡為羝也輶  
 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  
 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  
 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



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  
 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  
 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  
 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為烝之釋之正  
 為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春籩之事  
 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  
 實以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  
 必諏謀其日曰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口明大夫  
 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  
 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  
 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  
 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較祭而設羝宜與較  
 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位正  
 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  
 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  
 祭伏於較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  
 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  
 體較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

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  
 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  
 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  
 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  
 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  
 其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與來歲繼往  
 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與者  
 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  
 以迎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恆熟常獲豐年  
 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要  
 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  
 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嗣歲至上  
 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  
 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  
 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  
 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  
 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  
 者使之繼續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



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也。

**胡臭**，豆時。

**傳**：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

大羹也。

**傳**：云胡之言何也。豆，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

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

器質也。

**傳**：印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傳**：迄，至也。

**傳**：云庶，眾也。

乞反。

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

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乞反。

**傳**

印盛至于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

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

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

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

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

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

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

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

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

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為郊兆之祀

為異餘同。印我至大羹。正義曰：印我釋詁文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

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

官旒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



肇

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  
 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  
 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  
 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  
 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傳**直誠至器質○正  
 義曰直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  
 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  
 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  
 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  
 至○正義曰釋詁文上傳羣為始此亦當然○**傳**庶  
 衆至天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  
 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冀幸之義此既為  
 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為衆后稷為二王  
 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  
 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  
 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  
 下言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

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

也。葦，草也。耇，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又利也。方音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

毛詩疏

卷十七之二

及古

及葦

兮



言

及

出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立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入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世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

者

氣

岱

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耆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意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傳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泥敦彼至  
 芘芘云草盛也為此于偽反注內為設同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旁之章  
 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章  
 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  
 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  
 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  
 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章好叢生而謂之叢物  
 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為道也  
 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所生泥泥然○  
 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為章此時未  
 成故言方以方為未至之辭章之初生其名為葦稍  
 大為蘆長成乃名為章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  
 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  
 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  
 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  
 牧處且見先上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

之几

傳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筵者或授几

者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

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

已老者加以几筵藉之曰席雅直也鋪陳曰戚戚

几○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

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

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

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戚戚至几者○正

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

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

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

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莫無至以几○正義

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

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而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少

寺

及古



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肆筵設

**席授几有緝御。**

**傳**

設席重席也。緝御。蹠踏之容也。

**傳**

云。緝猶績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績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蹠子六反。踏

子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傳**

斝爵也。夏曰醖。殷曰斝。

周曰爵。**傳**云。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

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酢

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醖則簡反。字或作瓊同。

**疏**

肆筵至奠斝。○毛以為承上肆筵授

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蹠踏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績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筵。上簾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之時。有蹠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蹠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傳**緝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猶績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



似

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倅史。○**傳** 尊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待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筓，以是異器，故辨之云：筓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醴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筓非周器，謂之筓者，彼注謂畫禾稼也。○**傳** 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為然。知用殷筓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醴筓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故，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醢** 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殺脾，臠，或歌，或罍。○**傳** 以肉曰醢。

非

醢

裏

歡

醢，臠，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傳** 云：薦之禮，非苴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毛云：徒歌曰罍。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罍。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廂，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突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臠。臠，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石之反。○**傳**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并非苴，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殺則脾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助勸，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罍，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 以肉至鼓曰罍。○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

三寺流

卷十七之二

五

及古則



文和

非濡

序

丁  
鼓  
當  
似  
鼓

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以  
 臠為函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臠口下  
 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故云歌  
 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琴釋樂文孫炎曰聲驚琴也  
 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  
 桃傳相涉誤耳。○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醢所以  
 稱禮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人  
 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  
 加助故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  
 謂之嘉。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  
 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甄。○云舍之言釋也  
 甄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  
 可與者以為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鍤  
 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倫反舍音捨  
 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  
 音預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  
 耆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  
 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耆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云序  
 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  
 反圃布古反又音布  
 觀古亂反又音官堵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  
 反點都簞反觶之鼓反爵各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

毛詩疏

卷十七之三六

及至周



執

鉞

下除金鉞鐵鉞外皆同

梯臺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  
 莫報反字或作旋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願  
 僅其敦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老  
 斬反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  
 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  
 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  
 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  
 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同○敦弓至中藝○正  
 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  
 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  
 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  
 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  
 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停  
 者也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

鐵

金

謂田故

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  
 鏃者釋器云金鏃剪羽謂之鏃孫炎曰鏃者斷羽使  
 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  
 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射  
 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  
 近射退獵恆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  
 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  
 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舍  
 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放舍之言釋謂  
 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  
 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為鵠也以下章言  
 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  
 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禮  
 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  
 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  
 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  
 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七

及古周



於

寄令

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矍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棠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眾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為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為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為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為臣不能匡輔今使其國滅亡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存

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鞞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奉此鞞以語說於眾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態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法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

毛詩疏

卷之七

八

及古



須二人故罔表序點相對而言也以揚禪者將以令  
 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  
 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  
 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  
 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表點就衆人之中簡取  
 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  
 好之不變前言者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  
 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  
 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表點言  
 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  
 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射  
 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  
 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  
 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  
 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  
 處覆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  
 射行禮又非至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  
 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

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  
 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  
 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云孔子射  
 於魯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  
 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序賓至次第○正義曰  
 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爲中多者爲賢此  
 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鏃**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云  
 射禮播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句古  
 文作穀云張弓曰穀挾子協反又四鏃如樹言皆  
 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四鏃如樹**言皆  
 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云不侮者  
 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爲**敦弓至不侮○毛以  
 爲又說擇士爲射之



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不以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穀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搯三挾一個大射禮然也搯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搯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個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按大射禮搯三挾一個謂卿大夫若會孫維主酒醴維醕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會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

有下有我字

三尺也祈報也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會孫至黃耆○毛以為賓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會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會孫至祈報也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會孫為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

寺充



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  
 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祈  
 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  
 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  
 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  
 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  
 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王言成王故云今  
 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  
 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  
 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  
 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  
 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  
 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  
 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  
 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  
 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湯

大

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  
 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  
 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  
 易來反魚名一音夾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祺吉  
 也 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音其  
 介音戒毛大 黃耆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  
 也後皆放此 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耆鮐背  
 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  
 耆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人之福○鄭  
 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耆鮐背之老人既告  
 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  
 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 台背  
 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耆老壽人也舍人曰  
 老人氣衰皮膚涓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  
 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

寺充

卷二十一

禮記



牽

來

背有鯨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一曰鯨背背有鯨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圖**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則○**圖**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

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圖**成王

祭宗廟旅疇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太平音泰復太平皆放

後

平

序

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通反**圖**既醉入章章四句作既醉詩者言大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也顯太平之驗經入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乃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



毛詩

卷十七

汲古閣

敘又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成王至**  
 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  
 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  
 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  
 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  
 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  
 意克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  
 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彼陳目於上  
 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  
 筵几依神詔室出於枋為交神明也君迎牲而  
 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  
 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  
 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  
 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  
 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

祿於太廟此施爵賞為六也君在作夫人在房不  
 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為七也祭末歸俎貴  
 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  
 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鞶脆狄鬪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  
 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  
 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  
 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  
 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  
 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  
 美其人有德行以  
 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

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

毛詩

卷十七

汲古閣



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  
 ○禮既有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為二，故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直斥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

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作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撤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將行也。  
 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



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云昭光也

至昭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

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敬羞牲

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

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

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散

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

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

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

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始也。

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

助

使

名

尺

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報辭也諸侯有功

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反。俶古雅

反。昭明至嘉告。毛以為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

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

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

禮之始祭禮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

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

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

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

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

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

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

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融長至享祀。正

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為

明也此言令終下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

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

毛詩疏

卷之三十五

反古雅



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  
 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饗祀○有又至其  
 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  
 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  
 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  
 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  
 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  
 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  
 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  
 故亦謂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  
 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  
 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傳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  
 得以此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  
 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傳俶猶至公君○正義曰箋  
 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連則是終有俶亦

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  
 事始終故不從俶為始以令終已善名故以俶為  
 厚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  
 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  
 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  
 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  
 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  
 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  
 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  
 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  
 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  
 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  
 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  
 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附則夫婦共尸唯  
 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  
 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



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天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恆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變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襲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變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

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傳其告至威儀○正義曰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潔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恆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而不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麇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恆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



知作云

本壤鬻苴菹麇齏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蜃醢非陸產也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者辭靜嘉者答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中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知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

孔時君子有孝子

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

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匱竭類善也

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

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

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匱和位反道

至爾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

毛詩

卷之六

及古

亂習也 戶崎允以之治習也 云習也 蓋由日之習 既解以之習也 既解以之習也



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水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類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  
**壺** 壺廣也 云壺之言摠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

乎室家先以相摠繳已乃及於天下  
 反致直 摠繳也摠苦本鄭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胤習也 云永長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千孫

嗣也 補脫 昨本又作祚才路及胤羊刃反

嗣

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承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承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摠繳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壺** 壺廣也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壺** 壺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摠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摠逼而密繳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



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  
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摠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  
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胤維何天被  
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為廣與毛異耳

**爾祿**傳祿福也傳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

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反注同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傳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

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反著直略

至有僕毛以為承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  
至位祿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汝傳之子孫  
也鄭唯以有為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

與鄭**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傳釐予也傳云天之

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使為之妃釐力之反媛于眷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傳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

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其僕至孫

曰承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

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

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者之子孫使

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  
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傳天之  
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  
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為遠之辭但  
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



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日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

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鴉祇祁支反

樂音洛篇末注同。

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

皆然非獨成王也。○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鴉祇祁支反



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為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

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屬太平則

萬物衆多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

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

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

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殺

**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云爾

者如成王者女酒殺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



所其恐其所

愿

祊

卿

百

之故

毛詩

卷之三

漢書

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鳧鷖至來成。○毛  
 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  
 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  
 明日釋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  
 安寧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  
 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殺既馨香矣。乃  
 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  
 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  
 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  
 ○鳧水至衆多。正義曰。釋鳥。沈鳧。某氏曰。詩  
 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  
 東亦呼為鵞。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  
 鳥之謹願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  
 云。鷖鷖也。一名水鷖。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安大殺。故  
 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  
 皆然可知。○涇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  
 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

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  
 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仿當於廟門  
 之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  
 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  
 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  
 天子諸侯則謂之釋。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  
 巳有事於大廟。壬午猶釋。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  
 燕。是釋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  
 尸燕也。其尸以鄭大夫為之。於王實為其臣。但孝子  
 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由王  
 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  
 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在沙** **公**  
**尸來燕來宜** **傳**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 **箋** 云。水鳥以

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  
 爽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毛詩

卷之三

漢書



成

時飲

已

磔

非

多爾殺既嘉

言酒品齊多而殺備美

○齊才

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厚為孝子也

云為猶助也助或

王也○為于偽反注

同協句如字

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

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事爾王之酒既多矣

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與之故

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

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

同○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

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三需于

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

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

事也○水鳥至自嫌○正義口箋以序言神祇祖

考其言備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尸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

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為喻宗廟今

鳥出在水旁猶似神居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

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

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萬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

為喻也大宗伯禘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

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禘祭百種之神也

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禘禘牲胃也

辜磔也禘而磔之謂樂禳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

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入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又曰蜡之祭也至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是入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

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祭以報

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

寺流

二十四

及五月



臣恐神誤

祝

與

月恐明誤

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會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總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禘以稷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神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為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其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月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

俱恐具誤  
咸

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以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穀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言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故多也○**傳**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傳**渚泚也處止也**傳**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渚之與**爾酒既濟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傳**云滑酒之泚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泚酒脯而已○滑息汝反泚子禮反字又作齊同**傳**鳧鷖至



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濟然而涕之，爾王之殺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水中之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文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處是也。○

尸

滑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滑，變殺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事，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涉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也。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 **傳**深，水會也。宗，尊也。 **傳**云

深，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

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 **傳**云：深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

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傳**崇，重也。 **傳**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

其



其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深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鄭以爲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深，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爲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穀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深，水會宗尊。○正義曰：深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深，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深，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深非水矣。此詩之次從

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深當是水外之高地。深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深然而高，蓋涯浹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翦也。也。既祭翦藏地中，然則瘞埋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衆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灌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祗，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而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



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廢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甲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禮**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禮**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

非

神社當作社神

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巖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外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王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傳**壘山絕水也熏君為重



元彭按以喻絕句

安作今不必

滾

章

熏和說也。云：壘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

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

熏，坐不安之意。○壘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欣欣然樂也，芬芬香

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云：艱難也，小神之尸

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

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令力，冕鷩至後艱。○毛

鷩之鳥，在山絕水之壘，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

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

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

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

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鷩鷩之鳥在於絕水之

壘，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

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

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

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

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壘山至

和說。○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衆

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壘，非復土也。

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

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

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壘之至

之意。○正義曰：箋以上四意，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

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

七祀耳，而上言鷩鷩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

水之壘，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祀也按中霤祀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至於戶內祀中霤則設至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至於門左樞左門內也祀竈則設至於墜祀行則設至於較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與釋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豐名為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也○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尸之樂也

芬芬是香之義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命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傳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謹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為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詩  
 卷之五  
 禮記



